

主编 张用蓬

# 中国现当代文学

## 阅读与欣赏

### 当代卷

本卷主编 田承良 郭晓平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 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与欣赏

## (当代卷)

主 编 田承良 郭晓平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与欣赏/张用蓬主编. —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5636-1999-2

I. 中... II. 张... III. ①文学欣赏-中国-现代  
-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欣赏-中国-当代-高等学校  
-教材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611 号

书 名: 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与欣赏(当代卷)  
作 者: 田承良 郭晓平

责任编辑: 闫长亮 (电话 0546 - 8395937)

封面设计: 傅荣治 (电话 0546 - 8391805)

出版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山东 东营, 邮编 257061)

网 址: <http://cbs.hdpu.edu.cn>

电子信箱: [sanbians@mail.hdpu.edu.cn](mailto:sanbians@mail.hdpu.edu.cn)

排 版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者: 泰安开发区成大印刷厂

发 行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电话 0546 - 8391797)

开 本: 185×260 印张:30 字数:785.6 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70.00 元(全二册)

## 前 言

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文学课程,最核心的学习内容应当是作品,学习文学而不读作品,这种学习将变得空洞而虚假,当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也不例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的适用范围:高校中文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的人员,考研人员,文学爱好者和一般研究人员。本书可以帮助学习者更简便快捷地学好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书选收 1918 年至 2003 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力争通过所选作品凸显这段文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由“五四”肇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至今,从未中断。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呈显出不同的文化特征,特别是新时期文学表现出来的“万花缭乱之趣”,更是对五四文学的复兴。这些作品大都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的现代性与当下性。

我们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努力站稳两个立场,一个是文学主体性立场,一个是文化广泛性立场。前者是从审美的角度,把这段文学史中的能代表现代汉语文学水平的“美文”选取出来,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后者是以文化研究的眼光,看取文学背后更广阔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毕竟有着浓郁的启蒙、救亡、政治色彩,同时,这些作品除了具有美学意义与价值之外,它们还包涵着丰富的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宗教学……的含义。从文学创作的醒目程度来看,那些思潮特征、流派特征、文体特征强,社会影响大,有争议的作品,它们的艺术和文化含量也往往较高,这也是我们在编写此书时念念不忘的一个标准。

本书与现代卷与当代卷两个部分。现代卷大体以作家产生影响的时间为顺序,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打破时间和文体限制,编在一起,以照顾作家的完整性。当代卷大体以时间为顺序,以思潮为枢纽,把相同文体的作品组织起来,这种编排方式具有较强的问题感,便于对当代文学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现代卷与当代卷,都是正文在前,文后附有精要的简介、评点和赏析,便于学生自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把学习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

本书由张用蓬任总主编,宋阜森为现代卷主编,负责该卷的作品编选和评论写作。田承良、郭晓平为当代卷主编,该卷的作品编选和对作品的简介、评点和赏析是由他们负责的。全书由张用蓬统一定稿。

泰山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是本书的编写主体。泰山学院中文系,泰山学院教务处、科研处,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此谨致以真诚的谢意。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对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在此不再一一指出,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张用蓬

2005. 8. 17

## 目 录

## 中短篇小说

- 山地回忆 ..... 孙 犁(1)
- “锻炼锻炼” ..... 赵树理(6)
- 我们夫妇之间 ..... 萧也牧(17)
- 李双双小传 ..... 李 准(27)
- 百花时代的青春书写:百花小说 ..... (29)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 王 蒙(31)
- 红豆 ..... 宗 璞(50)
- 陶渊明写《挽歌》 ..... 陈翔鹤(66)
- 百合花 ..... 茹志鹃(73)
- “救救孩子”的历史回响——略谈《班主任》及伤痕小说 ..... (79)
- 班主任 ..... 刘心武(81)
- 伤痕 ..... 卢新华(83)
- 谁持彩练当空舞——浅议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以及改革者小说 ..... (89)
- 乔厂长上任记 ..... 蒋子龙(91)
- 陈奂生上城 ..... 高晓声(94)
- 民族的“记忆”和理性的反思——“反思小说”综论 ..... (100)
- 人到中年 ..... 谌 容(101)
- 剪辑错了的故事 ..... 茹志鹃(104)
-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 史铁生(114)
- 春之声 ..... 王 蒙(122)
- 桃花源里可耕田——寻根小说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叩问 ..... (128)
- 棋王 ..... 阿 城(133)
- 爸爸爸 ..... 韩少功(136)
- 红高粱 ..... 莫 言(139)
- 黑骏马 ..... 张承志(142)
- 小鲍庄 ..... 王安忆(145)
- 绿化树 ..... 张贤亮(148)
- 受戒 ..... 汪曾祺(151)
- 美食家 ..... 陆文夫(162)
- 那五 ..... 邓友梅(164)
- 腊月·正月 ..... 贾平凹(167)

- 先锋小说的文本实验····· (170)
- 妻妾成群····· 苏童(173)
- 山上的小屋····· 残雪(198)
- “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的“风景”——新写实小说综论····· (201)
- 烦恼人生····· 池莉(203)
- 一地鸡毛····· 刘震云(206)
- 风景····· 方方(232)
- 狗日的粮食····· 刘恒(236)
- 玉米····· 毕飞宇(244)
- 游园惊梦····· 白先勇(248)
- 将军族····· 陈映真(261)
- 打错了····· 刘以鬯(269)

## 长篇小说

- “红色经典”的历史叙述····· (271)
- 保卫延安····· 杜鹏程(275)
- 红旗谱····· 梁斌(278)
- 红日····· 吴强(281)
- 青春之歌····· 杨沫(284)
- 林海雪原····· 曲波(287)
- 农业合作化的两种书写方式····· (289)
- 创业史····· 柳青(297)
- 芙蓉镇····· 古华(299)
- 沉重的翅膀····· 张洁(302)
- 平凡的世界····· 路遥(305)
- 白鹿原····· 陈忠实(307)
- 从“青春之歌”到“一个人的战争”——新女性小说现代性特征····· (310)
- 一个人的战争····· 林白(313)

## 话 剧

- 旧时代的一曲挽歌：茶馆····· (315)
- 茶馆····· 老舍(317)
- 现代人的精神象征：车站····· (325)
- 车站····· 高行健(326)

## 散 文

-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353)

天山景物记	碧 野(356)
第二次考试	何 为(360)
一只木屐	冰 心(363)
□ 漂浮的离愁	(364)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365)
雪浪花	杨 朔(368)
□ 由《雪浪花》看杨朔散文的艺术风格	(370)
花城	秦 牧(372)
说大话的故事	邓 拓(375)
怀念萧珊	巴 金(377)
□ 《怀念萧珊》解读	(383)
冒险记幸	杨 绛(384)
谈名	孙 犁(389)
□ 孙犁文革后散文浅析	(391)
对月	贾平凹(392)
闲人——以此文献给我商州的那些朋友	贾平凹(393)
丑石	贾平凹(395)
□ 贾平凹散文的审美意蕴	(397)
清塘荷韵	季羨林(399)
□ 由《清塘荷韵》看季羨林散文的艺术风格	(401)
我与地坛	史铁生(403)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413)
□ “另类”张承志	(420)
废墟	余秋雨(421)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424)
□ 冷雨中的喟叹	(427)
春之怀古	张晓风(428)
女孩子的花	唐 敏(429)

## 诗 歌

回答	何其芳(433)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435)
礁石	艾 青(436)
戈壁日出	李 瑛(437)
公刘诗三首	(439)
上海夜歌(一)	公 刘(439)
上海夜歌(二)	公 刘(439)
哎,大森林!	公 刘(440)
苹果树下	闻 捷(442)

-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443)
- 草木篇····· 流沙河(446)
- 食指诗四首····· (448)
- 相信未来····· 食 指(448)
- 热爱生命····· 食 指(448)
- 命运(一)····· 食 指(449)
-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 指(449)
- 由心灵流淌出的歌····· (450)
- 华南虎····· 牛 汉(451)
- 悬崖边的树····· 曾 卓(453)
- 悬崖边的树····· (454)
- 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 n 篇····· 绿 原(455)
- 回答····· 北 岛(457)
- 舒婷诗三首····· (458)
-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舒 婷(458)
- 双桅船····· 舒 婷(459)
- 致橡树····· 舒 婷(460)
- 理想人格的坦诚表达····· (461)
- 顾城诗二首····· (462)
- 一代人····· 顾 城(462)
- 远和近····· 顾 城(462)
- 活在梦里的诗人····· (463)
-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464)
-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浅析····· (465)
- 海子诗三首····· (466)
- 亚洲铜····· 海 子(466)
- 两座村庄····· 海 子(466)
- 五月的麦地····· 海 子(467)
- 春天,十个海子····· 海 子(467)
- 海子诗歌浅析····· (468)
- 余光中诗二首····· (469)
- 乡愁····· 余光中(469)
- 白玉苦瓜····· 余光中(469)
- 错误····· 郑愁予(471)
- 美丽的令人发愁的“错误”····· (472)



## 中短篇小说

### 孙犁

#### 简介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笔名有芸夫、纪普、老荒等。1937年参加抗日并开始创作。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45年回冀中农村,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起因病辍笔。1977年以后,又写有不少散文和评论以及少量小说。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创作风格秀雅、隽永,是“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家。

##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

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著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汽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孙犁文集》第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 赏析:

孙犁是从解放区成长起来、成绩卓著、影响深远的风格作家。他一贯关注时代风云,体察人民苦乐,贴近现实,直面人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和对现实主义的执着追求,使作品散发出耐人寻味的清香。在艺术上兼收并蓄,古今相融,从民族气派上追求内在气质和文化内涵。作品语言质朴清新,心理刻画细腻,抒情性强。

孙犁的小说往往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这样说:“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山地回忆》是孙犁小说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49年12月,最初发表于《小说》1950年第3卷第4期。它用第一人称回忆的笔法,扣住一个小物件——一双袜子展开故事,通过河边“争吵”、贩枣、买机等生活片断,生动地表现了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战士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赞美了纯朴真挚的人情。

《山地回忆》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作者在华北阜平山区的一段生活。作品表达了对那里的山水、人民的深情怀念,表现了山区人民的质朴勤劳,在艰苦环境中积极乐观、好学上进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子弟兵亲如一家的感情。妞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她性格活泼豪爽,说话不饶人,带点孩子气。和“我”的相识和初次交往,就颇有戏剧性,语言富有个性。她把子弟兵看作是家人一样亲切随意,所以说话有恼有笑,毫无顾忌。她看见“我”出动很冷还光着脚,就给“我”做了一双很厚的布袜,“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这做袜子的布,是她纺了半年线赚的,给她娘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本来要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妞儿和全家一致的意见是给“我”先做。“我”穿着这双新布袜“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作品写得很平实。从“一位农民代表”身上的“山地蓝”粗布裤衫引起的回忆作起笔,写了洗脸、做饭、纺线、贩枣等家常琐事和片断对话,随着人物情感流动的轨迹,以“争吵”和“做袜”为描写重点,到买布做旗,戛然而止,读来余韵缭绕。从“送袜子”到“做国旗”,反映了两个时代的伟大进程,表现了革命群众对战斗赢得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从中也体现了孙犁小说以小见大,让“细枝末节”放射出时代光芒的特点。小说显得情浓意深,耐人寻味,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韵,具有诗的意境。

孙犁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很少直接描写激烈的斗争,而往往从日常生活的普通事件中展现人的灵魂,反映时代的风貌;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小说追求故事性的情节模式,而善于表现贯穿于生活过程间的情绪和气质,从而形成凝练、含蓄、文静、优美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文体。《山地回忆》通篇虽写的世家常闲活,纺纺织织,却具有情深意邃、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开掘升华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

## 赵树理

### 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省沁水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大众文艺工作,1943年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深受群众欢迎。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短篇小说《邪不压正》、《孟祥英翻身》等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优秀作品。解放后,赵树理曾任《曲艺》月刊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长篇评书《灵泉洞》(1959);短篇小说《登记》(1950)、《锻炼锻炼》(1958)、《套不住的手》等,都曾在读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剧本和文艺理论文章。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赵树理站在民间立场,注重传统叙事,追求大众化、民族化风格,作品呈现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

### “锻炼锻炼”

“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  
动员女劳力,作得不够好;  
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  
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  
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  
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屎尿;  
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  
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  
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  
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  
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  
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  
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  
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  
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  
这些老毛病,赶紧得改造,  
快请识字人,念念大字报!

——杨小四写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出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吃午饭的时间,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门外的墙上看大字报,杨小四就趁这个热闹时候把自己写的这张快板大字报贴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别的不看,先抢着来看他这一张,看着看着就轰隆轰隆笑起来。倒不是因为杨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编得顺溜写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评的两个主要对象是“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饱”。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个小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做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着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

给她记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连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说她留下了个腿疼根。“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她说“疼”别人也无法证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说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没有办法的。

“吃不饱”原名“李宝珠”，比“小腿疼”年轻得多——才三十来岁，论人材在“争先社”是数一数二的，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结婚。张信这个人，生得也聪明伶俐，只是没有志气，在恋爱期间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条件，明明白白地就说是结婚以后不上地劳动，这条件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没有人能答应的，可是他答应了。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在结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期还在给她写大字报的这位副主任杨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听着她自己那个“吃不饱”的外号原来就是杨小四给她起的，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既然只把张信当成她“过渡时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来对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待张信的“政策”。她这套政策：第一是要掌握经济全权，在社里张信名下的账要朝她算，家里一切开支要由她安排，张信有什么额外收入全部缴她，到花钱时候再由她批准、支付。第二是除做饭和针线活以外的一切劳动——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扫地、送灰渣一切杂事在内——都要由张信负担。第三是吃饭穿衣的标准要由她规定——在吃饭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张信她做什么张信吃什么；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张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张信穿什么。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规定暗自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张信完全变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时常做假的人，没有不露马脚的。张信常发现床铺上有干饼星星（碎屑），也不断见着糊糊粥里有一两根没有捞尽的面条，只是因为一提就得生气，一生气她就先提“离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样睁只眼阖只眼吃点亏忍忍饥算了。有一次张信端着碗在门外和大家一齐吃饭，第三队（他所属的队）的队长张太和发现他碗里有一根面条。这位队长是个比较爱说调皮话的青年。他问张信说：“吃不饱大嫂在哪里学会这单做一根面条的本事哩？”从这以后，每逢张信端着糊糊粥到门外来吃的时候，爱和他开玩笑的人常好夺过他的筷子来在他碗里找面条，碰巧的是时常不落空，总能找到那么一星半点。张太和有一次跟他说：“我看‘吃不饱’这个外号给你加上还比较正确，因为你只能吃一根面条。”在参加生产方面，“吃不饱”和“小腿疼”的态度完全一样。他既掌握着经济全权，就想利用这种时机为她的“过渡”以后多弄一点积蓄，因此在生产上一有了取巧的机会她就参加，绝不受她自己所定的政策第二条的约束；当便宜活做完了她就仍然喊她的“吃不饱不能参加劳动”。

杨小四的快板大字报贴出来一小会，吃不饱听见社房门口起了哄，就跑出来打听——她这几天心里一直跳，生怕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张太和见她来了，就想给她当个义务读报员。张太和说：“大家不要起哄，我来给大家从头念一遍！”大家看见吃不饱走过来，已经猜着了张太和的意

思,就都静下来听张太和的。张太和说快板是很有工夫的。他用手打起拍子有时候还带着表演,跟流水一样马上把这段快板说了一遍,只说得人人鼓掌、个个叫好。吃不饱就在大家鼓掌鼓得起劲的时候,悄悄溜走了。

不过吃不饱可没有回了家,他马上到小腿疼家里去了。她和小腿疼也不算太相好,只是有时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纪大、闯荡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书王镇海、第一队队长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没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闹,所以比吃不饱的牌子硬。吃不饱听张太和念过大字报,气得直哆嗦,本想马上在当场骂起来,可是看见人那么多,又没有一个是会给自己说话的,所以没有敢张口就悄悄溜到小腿疼家里。她一进门就说:“大婶呀!有人贴着黑帖子骂咱们哩!”小腿疼听说有人敢骂她好像还是第一次。她好像不相信地问:“你听谁说的?”“谁说的?多少人都在社房门口吵了半天了,还用听谁说?”“谁写的?”“杨小四那个小死材!”“他这小死材都写了些什么?”“写的多着哩:说你装腿疼,留下儿媳妇给你送屎尿;说你偷麦子;说你没理占三分,光跟人吵架……”她又加油加醋添了些大字报上没有写上去的话,一顿把个小腿疼说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杨小四。

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杨小四、支书王镇海三个人都正端着碗开碰头会,研究整风与当前生产怎样配合的问题,小腿疼一跑进去就把个小会给他们搅乱了。在门外看大字报的人们,见小腿疼的来头有点不平常,也有些人跟进去看。小腿疼一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杨小四从座上跳起来闪过一边,主任王聚海趁势把小腿疼拦住。杨小四料定是大字报引起来的事,就向小腿疼说:“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说:“不要拦她!放开叫她打吧!”小腿疼一听说要出罚款要坐牢,手就软下来,不过嘴还不软。她说:“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问问你政府规定过叫你骂人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你?”“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你还昧得了?”王聚海说:“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来没有?”小腿疼马上顶回来说:“只要不提名就该骂是不是?要可以骂我可就天天骂哩!”杨小四说:“问题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说清楚的是骂你来没有!我写的有哪一句不实,就算我是骂你!你举出来!我写的是有个缺点,那就是不该没有提你们的名字。我本来提着的,主任建议叫我去。你要嫌我写的不全,我给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还嫌骂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写,还有我这不识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书王镇海站起来说:“老嫂你是说理不说理?要说理,等到辩论会上找个人把大字报一句一句念给你听,你认为哪里写得不对许你驳他!不能这样满脑一把抓来派人家的不是!谁不叫你活了?”“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哩!我要骂!谁给我出大字报叫他死绝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个血盘儿,叫……”支书认真地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实在要不说理要这样发疯,这么个大个社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你!”回头向大家说:“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看的人们早有几个人忍不住了,听支书一说,马上跳出五六个人来把她围上,其中有两个人拉住她两条胳膊就要走。这时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说:“等一等!这么一点事哪里值得去麻烦乡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送小腿疼去受点教训,见王聚海一拦,都觉得泄气,不过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见真要送她走,已经有点胆怯,后来经主任这么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势稳定了,就强鼓着气说了几句似乎是光荣退兵的话:“不要拦他们!让他们送吧!看乡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认为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就拉长了调子向小腿疼说:“老嫂!你且回去吧!没有到不了底的事!我们现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两天再给你们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说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说个过来过去!”杨小四说:“主任你的话是怎么说着的?人家闹到咱的会场来了,还要给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杨小四和支书王镇海再把王聚海说倒了弄得



自己不得退场,就赶紧抢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说:“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许平白白地拉倒啊!”说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门去才想起来没有装腿疼。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个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来了以后他当过村长,作各种动员工作都还有点办法;在土改时候,地主几次要收买他,都被他拒绝了,村支部见他对斗争地主还坚决,就吸收他入了党;“争先农业社”成立时候,又把他选为社主任,好几年来,因为照顾他这老资格,一直连选连任。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可惜不懂得有些坏性格一定得改造过来。他给人们平息争端,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来办事的人就都还得“锻炼锻炼”。例如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外都有人提出可以把杨小四选成副主任,他却说“不行不行,还得好好锻炼几年”,直到本年(一九五七年)改选时候他还坚持他的意见,可是大多数人都说杨小四要比他还强,结果选举的票数和他得了个平。小四当了副主任之后,他可是什么事也不靠小四做,并且常说:“年轻人,随在管委会里‘锻炼锻炼’再说吧!”又如社章上规定要有个妇女副主任,在他看来那也是多余的。他说:“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他们办事呀,连门都找不着!”因为人家别的社里每社都有那么一个人,他也没法坚持他的主张,结果在选举时候还是选了第三队里的高秀兰来当女副主任。他对高秀兰和对杨小四还有区别,以为小四还可以“锻炼锻炼”,秀兰连“锻炼”也没法“锻炼”,因此除了在全体管委会议的时候按名单通知秀兰来参加以外,在其他主干碰头的会上就根本想不起来还有秀兰那么个人。不过高秀兰可没有忘了他。就在这次整风开始,高秀兰给他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

“争先社”,难争先,因为主任太主观;  
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说别人欠锻炼;  
大小事情都包揽,不肯交给别人干,  
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  
遇上社员有争端,他在中间陪笑脸,  
只求说个八面圆,谁是谁非不评断,

有的没理沾了光,感谢主任多照看,  
有的有理受了屈,只把苦水往下咽。  
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  
有力没处使,来个大转变:  
办事靠集体,说理分长短,  
多听群众话,免得耍光杆!

——高秀兰写

他看了这张大字报,冷不防也吃了一惊,不过他的气派大,不象小腿疼那样马上唧唧喳喳乱吵,只是定了定神仍然摆出长辈的口气来说:“没想到秀兰这孩子还是个有出息的,以后好好‘锻炼锻炼’或许能给社里办点事。”王聚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杨小四给小腿疼和吃不饱出的那张大字报,在才写成稿子没有誊清以前,征求过王聚海的意见。王聚海坚决主张不要出。他说:“什么病要吃什么药,这两个人吃软不吹硬。你要给她们出上这么一张大字报,保证她们要跟你闹麻烦;实在想出的话,也应该把她们的名字去了。”杨小四又征求支书王镇海的意见,并且把主任的话告诉了支书,支书说:“怕麻烦就不要整风!至于名字写不写都行,一贴出去谁也知道指的是谁!”杨小四为了照顾王聚的老面子,又改了两句,只把那两个人的名字去了,内容一点也没有变,就贴出去了。

当小腿疼一进社房来扑杨小四,王聚海一边拦着她,一边暗自埋怨杨小四:“看你惹下麻烦了没有?都只怨不听我的话!”等到大家要往乡政府送小腿疼,被他拦住用好话把小腿疼劝回去之后,他又暗自夸奖他自己的本领:“试试谁会办事?要不是我在,事情准闹大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当小腿疼走出去、看热闹的也散了之后,支书批评他说:“聚海哥!人家给你提过那么多意见,你怎么还是这样无原则?要不把这样无法无天的人的气焰打下去,这整风工作还怎么往下做呀?”